

文化博览

驰骋且吟策马诗

钱续坤

策马踏春迎好运,诗意焕彩启新程。2026年是农历丙午马年,在这万象更新的美好时节,从古典诗词中感受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(孟郊《登科后》)的洒脱与喜悦,欣赏“此马临阵久无敌,与人一心成大功”(杜甫《高都护骠马行》)的英勇与豪情,讴歌“汗血每随边地苦,蹄伤不惮陇阴寒”(万楚《骝马》)的驰骋与矫健,不仅能够深刻领悟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,而且可以从中汲取策马扬鞭的进取精神。

人类从农耕文明的历史深处走来,曾经落后的生产力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均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,马作为忠诚骁勇、奔放洒脱的象征,就是行走在大地上的“龙”,故而常以“龙马精神”来高度赞誉。传说中的龙马,身姿伟岸,颈项修长,彩鬃飘扬,其引颈长啸之声和谐动听,令人心驰神往。事实上,“龙马精神”语出唐代诗人李郢的《上裴晋公》:“四朝忧国鬓如丝,龙马精神海鹤姿。”裴晋公就是唐代文武兼备的高官裴度,这句诗夸他为官历任四朝,忧国忧民,虽然年纪已老,但是依旧精神矍铄。自此以后,“龙马精神”开始演变成一则成语,代表着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止的精神。

值得玩味的是,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中,吟咏马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,并且多以赞美为主。被后人誉为“最善咏马”的杜甫,一生写下16首咏马诗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《房兵曹胡马》,诗曰:“胡马大宛名,锋棱瘦骨成。竹批双耳峻,风入四蹄轻。所向无空阔,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,万里可横行。”诗人用传神之笔描绘了一匹神清骨峻、驰骋万里的马,借此期望房兵曹(“兵曹”是古代官名,“房兵曹”即为房姓兵曹参军)为国建立功业。此诗将状物与抒情结合得自然流畅,写马的同时也在写人,写人又没离开写马。这样,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,人的精神使马的形象更加鲜活;另一方面

面,写人又汲取了马的优良品格,人的情志也有了更丰满的表现。明代学者唐汝询在《汇编唐诗十集》中,对此诗给予了“咏物诗最雄浑者”的评价。

有“诗鬼”之称的李贺,在其短短的27年生命里,竟然写了23首咏马诗,或赞、或讥、或悲、或惜,风格迥异,题材不限。其《马诗二十三首·其五》云:“大漠沙如雪,燕山月似钩。何当金络脑,快走踏清秋。”此诗采用比兴手法,通过咏马表现志士的奇才异能、远大抱负及不遇于时的感慨与愤懑。整首诗意蕴明快,格调矫健,特别是“快走踏清秋”一句,生动传神地描绘了骏马的形象,活灵活现。清代姚文燮的《昌谷集注》对此评曰:“边氛未靖,奇才未伸。壮士于此,不禁雄心跃跃。”

尽管杜甫的“胡马”是峻瘦的,可是诗句并不含贬义;同样,南宋的龚开在题画诗《瘦马图》中,亦是欲扬先抑,诗曰:“一从云雾降天关,空尽先朝十二闲。今日有谁怜瘦骨,夕阳沙岸影如山。”这首自题诗大约写在南宋灭亡后,是作者晚年的作品。诗人曾与陆秀夫等人一起参与抗元,最终失败。宋朝灭亡后,龚开隐居不仕,卖画为生,最后守志而亡,写“瘦马”实际就是写诗人自己。

马有老骥,亦有幼驹,在诗人的笔下,均各有妙趣。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”(《步出夏门行·龟虽寿》)曹操以老马比喻自己年岁虽大,但是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热情,强调精神追求不因年龄的增加而衰减。南宋陆游在《与何蜀州启》中曾化用此典:“老骥伏枥,虽未歇于壮心;逆风撑船,终不离于旧处。”清代诗人赵翼在《行围即景》中,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匹幼驹未经驯养的状态:“儿驹三岁未受羁,不知身要为人骑。跳梁川谷隘原野,狂嘶恣走如骄儿。”诗人把小马驹比作狂嘶恣走的骄儿,既形象生动,又诙谐有趣。

阅读古诗,品味雅韵,且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,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,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,一起为梦想奋斗,把美好愿景变成现实!

文苑撷英

古诗词里的除夕

刘晓丹

除夕,是岁月长河中最深情的一处渡口。它将三百多个日夜的漂泊轻轻拢岸,让行色匆匆的旅人在这一晚找到归宿。冷风在此刻收敛了凛冽,寒意被门楣上新裁的桃符隔开,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温暖的团圆与郑重的告别。这不仅仅是一个节日,更是一场关乎时间、家园与血脉的庄严仪式。让我们循着古人的墨迹,在平仄与韵脚之间,去触摸那既喧腾又幽静、既欢庆又凝思的除夕之夜。

古诗词里的除夕,是欢闹与屠苏交织的声响与气息。那声响,是时间洪流中响亮的鼓点,宣告着一轮岁月的圆满与更迭。“春风送暖入屠苏”,王安石的诗句为我们定格了宋代最经典的春节画卷:旧岁的滞重被驱散,新岁的希望,则随着春风与那盏暖人心脾的屠苏酒,一同注入千家万户。这是集体的欢腾,是除旧布新的无畏宣言。而屠苏酒的暖意,从舌尖蔓延至心底,它不只是一种习俗,更是对时序流转的温柔顺从,是对阖家安康的朴素祈愿。古人的除夕,有着最炽热的人间烟火气。

古诗词里的除夕,是灯火通明里的相守与欢腾。当夜色如墨般浸染天际,最盛大的仪式便在室内展开。烛火与灯盏驱逐了黑暗,也聚拢了亲情。宋代苏轼以“儿童强不睡,相守夜欢哗”十个字,便让一幅生动鲜活的守岁图跃然纸上。孩童们揉着惺忪睡眼却不肯就寝,那“强”字里,是天真烂漫的执着,更是对这份热闹与温存的无比贪恋。大人们或许围炉闲话,或许静默思忖,但都被这“欢哗”所包裹。这一夜,时间仿佛被拉长了,家人相守的每一刻都变得具体而珍贵。灯火映照着一张面孔,也默默见证着家族血脉在时间中绵延。

古诗词里的除夕,是寒夜将尽时那份敏感的时节知觉。在喧腾的间隙,古人的心灵触角伸向更幽微的所在。唐人方干写道:“寒灯短烬方烧腊,画角残声已报春。”守岁的灯烛即将燃尽,蜡泪堆积;而此时,远处城楼传来的

画角余音,仿佛携带着春天的讯息。诗人捕捉到了这份寒意未退、春意已动的临界感,除夕夜不只是欢庆,更蕴含着对天地节律的深刻洞察与静默倾听。

古诗词里的除夕,是杯盏之间那缕无处安放的乡愁。节日的暖,最能映照出游子的孤寒。当万户团圆之时,那盏为他乡客点亮的灯,照亮的往往是更深的寂寥。唐代高适一句“故乡今夜思千里,霜鬓明朝又一年”,道尽了千古羁旅人的共同情肠。故乡的亲人应在思念着千里之外的自己吧?而自己的鬓发已经变得斑白,到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年。这思念是双向的,在除夕夜尤为深切。它让节日的欢庆有了沉静的底色,也让个人的命运与时间的无情流逝紧紧扣合在一起。

古诗词里的除夕,也是文人案头一份隽永的雅致。喧嚣与思绪之外,还有一方属于心灵的安宁天地。宋人陆游在《除夜雪》中描绘:“半盏屠苏犹未举,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外面或许雪花纷飞,屋内灯火融融。案上的屠苏酒尚未饮,诗人正专注于在灯下用洒脱的笔法书写春联。这“小草”二字,既是字体,亦是一种随性而专注的心境。书写桃符,是将祈愿凝于笔端,是将文化传承付诸实践。这一刻的静谧与创作之乐,是除夕夜另一番深邃的风景。

古诗词里的除夕,就这样被定格在笔墨之中,有灯火可亲,有岁月交替的哲思,有千里萦怀的乡愁,亦有俗世的欢腾与文士的雅趣。它如一面多棱镜,映照出古人生活的丰饶与情感的层叠。“今宵是除夕,明日又新年”。当所有的声响、光影、思绪与酒香,都沉淀进“除夕”这两个字里,我们便明白,古人所守候的,从来不只是那一夜,而是对生活的热爱、对家园的眷恋,以及对春天必将到来的永恒不变的信念。

饮食文化

舌尖上的年夜饭

谢正义

“除夕真热闹。家家赶做年菜,到处是酒肉的香味。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,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,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……”老舍在《北京的春节》中描绘的,不仅仅是年夜饭,更像一幅全景式的风俗画。

中国人的年夜饭,从来不只是除夕夜的一顿饭菜,更是一年的漂泊的情感归处,是家族脉络的温暖接续,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凝聚浓缩。

它的根,深扎在时间的土壤里。晋人笔下已有“别岁”“守岁”的悠远回响,到了清代,“年夜饭”三个字终于在典籍里落定名分。民间口耳相传的“年兽”故事,为它披上了一层驱邪纳吉的神秘色彩;而更古老的祭祀传统,则为它注入了慎终追远的庄严底色。但千丝万缕最终都缠绕向一个核心——团圆。那是风雪兼程的奔赴,是跨越山海的归心。即便有人羁旅难返,虚设的碗筷,也盛满了席间无声的惦念。

这顿饭的心意,普天之下并无二致;而饭桌上的风景,却随着山川风物变幻出万千滋味。

在北方,它是扎实而豪迈的,严寒塑造了北方人的性格,也塑造了年夜饭的特色。饺子,无疑是这场盛宴的王者。从和面、擀皮到馅料、捏合,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微型的仪式。那元宝般的形状,裹着“招财进宝”的祈愿,于子时之交食用,又契合“更岁交子”的古老智慧。与之相伴的,是河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笼屉里蒸腾的热气,硕大的馒头、精巧的花馍,顶着一点胭脂红,寓意着生活“蒸蒸日上”。无论是东北那盆实在的猪肉炖粉条,还是北京那碟清爽的肉皮冻,最后都少不了一道压轴的鱼。它必须是完整的,为的是讨一句口彩“年年有余”。

一旦越过长江,画风便陡然细腻婉转起来。南方水网密布,稻米飘香,菜式也愈发精巧。在江浙地区,年夜饭是一场舌尖上的修辞学:整鱼是“年年有余”,赤酱浓油的蹄膀是“家肥屋润”,一碗甜糯的年糕或八宝饭,则寄托着人们对“步步高升”和“甜甜蜜蜜”的向往。及至岭南福建,人们对年夜饭“意头”的讲究更是登峰造极,无鸡不成宴,取“吉祥”之意;一碟生菜,便是“生财”的好兆头。闽南的“围炉”火锅,沸汤滚滚,食材纷呈,将年夜饭团团圆圆、红红火火的气氛推向顶点。

西南之地的年夜饭,是一曲热烈奔放的味觉交响。腊味的醇厚是时间的馈赠,椒麻的鲜香是性格的写照。一盘红亮的毛血旺或水煮鱼,便是团圆最炽热的底色。而在西北的苍茫大地上,丝绸之路的遗风与游牧的豪情融于一体,手抓羊肉的鲜美与一碗长面的筋道,诉说着温暖与绵长的情意……无论何地,那围坐共食、分享喜悦的核心,都与除夕团圆的主题遥相呼应。

由此可见,年夜饭桌上的每一道菜着,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。它是地理的物产,是历史的层累,更是集体意识中美好愿望的具象符号。鱼是“余”,糕是“高”,丸子是“圆”……一餐之间,尽是对生活的朴素祈祷。

时至今日,这古老的仪式亦有了新的样貌。酒店宴席的便捷,半成品带来的省心,固然是时代的选择;然而,那全家老少为了一餐饭而共同忙碌的身影,厨房里弥漫的、独一无二的烟火气,以及守候美味时那份温暖的期待,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底色。

说到底,年夜饭是一场年复一年的文化仪式。它用一顿饭的时间,安顿了一年的风尘,确认了心灵的归属;它为一个旧的年份画上饱满的句点,也为新的时光拉开温暖的序幕。

除夕夜,当全家人举箸相邀、灯火可亲之时,所有的言语都融在了这顿饭里。它在无声地告诉每一个人:过年了,团圆了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,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等,电子邮箱:zzmjzg@sina.com。

